

高家湖畔

高旺国 著

芦苇滩情事

出走

错爱

这一家人

岸

假按揭

角色

问责

匿名信

破局

飞不起来的孔明灯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非虚构

高家湖畔

高旺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家湖畔 / 高旺国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702-0573-8

I. ①高… II. ①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911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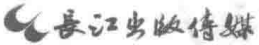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孙琳

封面题字: 胡常青

封面设计: 江逸思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邱莉 杨帆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邮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22.75 插页: 2页

版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01千字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初见旺国，个子不高，精干、睿智，典型的银行中层干部模样，与朋友介绍，脑海中提前勾勒的作家形象还是有些相去甚远。简短交谈之中，模糊的印象渐渐生动起来，话不算太多，但，历史、哲学、文学，信手拈来，充满见地，诗书才情显露无疑。我开始意识到，这样一个博学内敛之人，抒发那些浓浓乡愁、道尽那些人生百态，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旺国告诉我，自小就有作家梦，最终却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投身于改革建设的浪潮中。光阴荏苒，奋战在金融战线转瞬已有三十多载。旺国感言，这些年来，年龄越是增长，工作越是忙碌，越是有种冲动，很想让那些见过的人，经过的事，跃然纸上，与人分享。情绪所动，于是乎，《江流滚滚》《飞不起来的孔明灯》《星光雨》等系列作品渐次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作品，或长篇记叙，或短篇杂谈，金融改革、生活纪实、随笔偶感、散文游记、史实评述，真实，真情，再现了生动而丰富的人生过往，展示了经济金融改革进程中那些值得回忆、发人深思的片断。

这一次，旺国向我推荐的是又一新作——《高家湖畔》。《高家湖畔》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由十多个中短篇故事构成。这些故事脉络清晰，串联成线，大致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写的是难以割舍的故乡情，呈现的是高家湖畔浓浓的风土人情。其中的《芦苇滩情事》《出走》《借种》，三个故事看似独立，实则前后相连，讲述了一个家族，在不同的时代，祖辈和孙辈，不同的爱情观、不同的命运。字里行间，充满悲与喜的强烈对比，既有对民国时期悲情人生的写实，更有对改革开放初期心灵放飞下喜气洋洋的渲染。读罢，我真切感受到滚滚时代洪流的巨大力量，深

深体会到社会、人性为之发生的巨大变迁。伴随着眼泪与欢笑，我似乎有了一种别样的阅读体验。

另一部分写的是银行经营管理故事。这是一类普通人并不熟悉的题材，也是当代文学作品中较少涉猎的领域，但恰恰也是旺国作品的一大特色。很多时候，局外人并不了解银行的运作规则，很多人认为银行很复杂、很神秘。但是，在旺国的眼中，银行经营管理是真实的存在，每一次成功的业务营销，每一个重大的欺诈事件或案件，都是一个个充满悬念、引人入胜的故事。旺国在银行从业的三十多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三十多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背景下，旺国正是以一名时代亲历者的视角，探索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向广大读者真实还原了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中那些惊心动魄与辛酸苦辣。《高家湖畔》这本小说集，收录了不同时期、形形色色的银行故事，有基层行苦心经营的，有客户经理为上级担责的，有银行高管创新抓业务收入的，有银行青年员工之间情感纠葛的，还有银行监管方面的，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叙事方式，呈现众生百态，揭开了一个领域的神秘面纱。

我与旺国有着同样的职业经历，因此，读旺国的书，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书中所述，似乎就是那些发生在我身边的人和事。情节虽为虚构，但内容源于真实世界。一个《问责》的短篇，讲述了一名普通银行职员私心与义气并存，为上司担责，期望以牺牲个人暂时利益换回今后长久发展的故事，却道尽了很多银行人眼前的两难境地：既要促发展，更要防风险。指标完不成，会问责，警示诫勉；出了风险，也要问责，以儆效尤。短小精致的故事，抒发了大多数银行基层职员最真实的从业感受，极易产生共鸣。还有《角色》，是描写银行内部人员作案的故事。主人公主观层面从未想过贪污受贿，但，或是因为经营指导思想出现偏差，或是面对利益诱惑产生动摇，个人的道德防线最终崩塌。用权不严，以权谋私，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章以写实的手法展示了当前银行经营领域鲜为人知的一面。尤其是主人公自白式的忏悔，足以发人深思。还要一提的是，《假按揭》《匿名信》两篇小说，写银行内部审计人员这个鲜为人知的群体，讲述他们不畏干扰，一查到底的故事。泪水与欢笑交织，胆气与担当并存，在旺国笔下，

一群为着银行稳健运行默默奉献的金融卫士形象变得鲜活而丰满。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旺国的作品，以真实的生活为参照，既有浓浓的乡土气息，又有强烈的时代印记，正如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充分体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纵观十余个中短篇小说，篇幅虽短，却选材精良；情节简洁，却直击人心；语言质朴，却温情脉脉；传递了正能量，极富感染力。通篇读来，可谓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不禁感叹之、敬佩之，是以记之、荐之。

陈万铭

2017年10月15日

(陈万铭 博士，高级经济师，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某审计机构负责人)

自序

这部中短篇小说集，是我在最近三年的创作成果，一部分写的是高家湖畔的风土人情，另一部分则写的是银行经营管理中的故事。

《芦苇滩情事》《出走》《借种》是前后相连的三个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族的祖辈和孙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爱情观，以及他们不同的命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地处偏僻的湖乡芦苇滩民风朴实，农耕生活一派祥和。黑牯牛和草花，这一对年轻的小夫妻虽然不懂爱情，但他们的生活有情趣，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然而，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使不懂水性的旱鸭子黑牯牛倒在了高家湖中。从此，草花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年轻漂亮的她成了一名小寡妇，被不怀好意的光棍调戏和欺凌。已经长大成人的小叔子从同情嫂子，保护嫂子，到渐渐地爱上了嫂子。然而，在道德伦理和社会风气的约束下，小叔子的爱慕只能深深地埋没于心中，不会开花结果。

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在百废俱新的大环境下，思想活跃的一对年轻人，草花的大孙子延春和青梅竹马的桂花尝试冲破传统婚俗的禁锢，试图用他们的道德观和爱情观来重塑新的婚俗，遭到了双方至亲的横加干涉。毕竟老一辈人传统的婚俗观念根深蒂固，他们视同姓通婚为洪水猛兽，于是使出各种招数拼命阻止子女的自由恋爱。延春和桂花为了神圣的爱情，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他们先后从家乡出走，双双到城里打工，以实际行动挣脱强加给他们的传统思想束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传统的婚俗观念并非铜墙铁壁，新的道德观和婚俗观浮出水面并逐渐形成，延春和桂花终于争取到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

草花的小孙子憨头精通农活，头脑活泛，他养鱼、养鸭、种植莲藕，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他还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有一个幸福的小康之家。本

村的同龄人大头，是一个建筑队的小老板，在外承揽工程发了财。生活虽然富裕了，但大头一家人精神上却不快乐，原因在于大头没有生育能力，他不能为家族传宗接代，媳妇春笋为了顾及男人的尊严，只好承担不能生孩子的骂名。但公婆急于抱孙子，婆婆甚至暗示春笋，只要她能为夫家带来一个名义上能继承香火的孙子就行了，这个羞于启齿的重任落到了春笋头上。在人口日益凋零的农村，想找一个理想播种的人不是那么容易，于是春笋盯上了老实本分的憨头。在春笋的精心策划下，她借种成功。而不明真相的憨头丝毫没有一夜风流快乐与成就感，反而陷入了一片焦虑与恐惧之中。

如果说《出走》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自由恋爱的喜剧，那么《错爱》则写的是“文革”后期自由恋爱的悲剧。“文革”后期，“爱情”还是一片禁区，人们不能公开谈论。可是，在高家湖畔，两个自小一起长大的青年男女相爱了，他们爱得那么深、那么苦，以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造成这场悲剧的，居然是女孩的妈妈，一个生她养育了她的人。女孩的妈妈以爱护女儿为由，一门心思想把女儿嫁给城里人，让女儿逃离贫穷落后的农村，但这不是女儿想要的生活，由此母女俩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谁也不愿后退一步，谁也不想妥协。在那个没有外出打工和自由迁徙的年代，农民离开了集体寸步难行，无情的现实碾碎了追求婚姻自主的渴望，这一对苦命的鸳鸯，以上演一曲现代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饮恨告别了充满美好幻想的人世间。

写作《这一家人》时，我的心情很沉痛，因为这就像是一场梦魇，时常把我惊醒，并久久地在我头脑里挥之不去。我无言以对，只能感叹生命的脆弱，命运的残酷，就像是冥冥之中有一双手，把握住了四余、大明和小明的命运，悲剧一个又一个的在他们身上重演，他们都在英年早逝，可悲可叹！他们就像是几粒尘埃，被一阵狂风吹散，消失得无踪无影，永远不见了踪迹。

人到中年的陈加林，一错再错，陷入了错上加错的怪圈之中。职场上，他错误地选择报恩方式，不惜违反财经纪律，用公款为有恩于他的顶头上司处理本应私人承担的消费，只因在为职工谋福利上的分歧，被已退居二线的原顶头上司告发，差一点受牢狱之灾。他换了一个新单位，又遇上了一个违规违纪和不讲信用

的新领导，严重损害了他长期以来积累的人脉关系。他愤而辞职自办公司，却错误地听信了老同学的举荐，意外拉来的一笔房屋装修厚利被不讲诚信的合作方独吞。爱慕他的女孩给他拉来了一笔业务，因突发变故让他承受了不小的损失。中年的他自惭形秽，不敢接受女孩的爱，女孩在自责和失望中离他远去。职场上的钩心斗角，事业上的接连失败，情场上的失意，离异男人陈加林陷入了中年危机中。

本集中，以银行为背景的小说题材比较丰富，有基层行苦心经营的，有客户经理为上级担责的，有银行监管的，有银行高管创新抓业务收入的，还有青年员工之间感情纠葛的。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只有把风险管控住了，才能确保资金安全，获取银行利润。银行的内部审计重点是监管风险，而信贷业务风险和员工道德风险是审计监管的重点。内部审计实践表明，信贷业务中的风险很多是信贷客户经理的道德风险引发的，有的信贷客户经理为了个人的私利，为信贷客户搞利益输送，损害银行利益，造成银行重大的资金损失。如何揪出“内鬼”，是审计人员神圣的使命和职责。《假按揭》中就塑造了审计人员罗晖坚持原则，敢于碰硬，讲求审计技巧，以理服人的艺术形象。

《角色》反映了当下银行基层网点负责人的苦恼与困惑。经济转型对传统产业的冲击，信贷客户经营不善的跑路逃废债，基层员工技能的不足与业务发展的局限，高大上的考核指标与员工绩效挂钩的巨大压力，银行内部严格的问责制度，等等。基层网点负责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稍有不慎，满盘皆输，轻则断送个人的职业生涯，重则免不了牢狱之灾。如果银行管理层一味地追求发展速度与规模，习惯于在高指标的引导下搞经营，而不是在有效的防范风险前提下谋求发展，那么银行的经营环境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欲速则不达的状况难以避免。

《问责》反映了当前银行内部责任追究的现实状况。相比于管理层，在基层工作的员工每天承担大量的具体业务，难免出现差错，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不熟悉操作规程盲目操作，又有突破现有规章制度把业务办成的功利

冲动。因此，问责主要针对的是基层员工，涉及管理层的比较少。《问责》中的周炜替顶头上司担责，既无辜又实属无可奈何，既有哥们的义气又有他个人的私心，他想以牺牲自己暂时的利益换来今后长久的发展，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地步。以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主动作为的拼搏精神，还怕自己的职业生涯不会一帆风顺吗？

多年来，总有人向上级行写匿名举报信，举报廖长顺在担任星沙市解放路支行行长期间，大肆违规搞高息存款，私设“小金库”，隐瞒案件金额，逃避处理等行为，但因种种原因，廖长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查处，致使举报人继续匿名举报。吕珏领受核查任务时很不情愿，认为举报信反映的都是十多年前金融混乱时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当前早已失去了监管意义，纯属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但他顾全大局，带领核查组成员全身心地投入到核查工作中。他们克服时间久远、机构变化、相关人员调离和退休、当事人不配合等诸多困难，把核查的内容搞了一个水落石出。问题虽然查清楚了，但正如吕珏事前预料的那样，廖长顺只是受到了轻微的处分，与吕珏他们辛勤的付出形成强烈的反差。举报者是谁？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与廖长顺死磕到底呢？这几个问题，像迷雾一样，一直困扰着审计处长吕珏。

俗话说，小有小的难处，大有大的困难。三级支行行长杨涛遇到的只是经营中的困难，而一级分行副行长宋扬则是遇到管理体制的束缚，如何突破创新的问题。KPI考核指标，本行系统内排名，本地同业市场份额，这是体现银行核心竞争力和工作业绩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也是银行努力完成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常规化的经营外，还需要金融业务创新，以创新带动业务发展。在创新过程中，既要依法合规，满足监管要求，又要做好风险控制与收益的平衡，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破局》中宋扬苦苦地思索，不懈地实践，就是想破解这个难题。

银行许多青年员工具有高学历、高颜值、高收入的特征，“高富帅”与“白富美”很普遍。相比于同龄人，他们占据了很大的先天优势，但并不是说他们有了优势，就很容易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银行里有不少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的

“高富帅”与“白富美”，他们的婚姻大事并不顺利，有的甚至演变为“剩男”“剩女”。《飞不起来的孔明灯》，就是写的银行“高富帅”与“白富美”的爱情故事。在大学期间，杨志浩和殷婷婷都很纯真，很快相爱了。参加工作以后，面临婚姻大事，物质基础和个人财富立马超越了爱情。来自农村，家境一般的杨志浩被殷婷婷的妈妈嫌弃，没有多少主见的殷婷婷被迫与杨志浩分手。当杨志浩积极工作，事业与财富双丰收，成长为“高富帅”的时候，个人感情再次受到挫伤的殷婷婷想吃回头草，期待与杨志浩来一个破镜重圆。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失去了的，不一定能够如愿以偿的得到。明明手里有一副好牌，却打成了一手乱牌，责任在谁呢？

短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情节简洁，但它对素材的选择，对题材的开掘，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对情节的提炼要求非常高，因而要写出一篇水平较高的短篇小说实属不易。本集里的中短篇小说，基本素材来自于我身边的人和事，或者是我熟识的题材，我选取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以小说的形式反映出来，如果读者能够“借一斑略知全豹”，我将十分欣慰。

高旺国

2017年6月16日

目 录

芦苇滩情事	1
出走	21
借种	47
错爱	66
这一家人	88
岸	104
假按揭	160
角色	177
问责	195
匿名信	212
破局	243
飞不起来的孔明灯	301
后记	351

芦苇滩情事

芦苇滩位于高家湖的东岸。

烟波浩渺的高家湖，在东岸留下了一个方圆一千多米的湖滩，湖滩三面临水，犹如一个伸展在高家湖中的半岛。半岛的北部，有五六个大小不一的湖汉。在一个中等湖汉的尾部，连接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莲花湖。南部的浅水里，生长着大片的芦苇，芦苇荡里小鱼小虾极多，是鸟儿们的天堂。

据县志记载，六百多年前，这里有一个十分辽阔的芦苇滩，除了湖岸边的芦苇，湖岸上的沼泽里也长满了芦苇，芦苇滩由此得名。

元末明初，一户陈姓人家为了逃避战祸，闯进了这一片荒无人烟的芦苇滩，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落地生根，世代相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芦苇滩已经发展成一百多户，七百多人口的大村落。

岁月流逝，沧海变桑田。当年湖岸上大大小小的沼泽地，已经被勤劳的先民们改造成了一个精耕细作的良田。只有南部湖边的芦苇荡，还浓缩一丝当年的壮观景象。

芦苇滩地肥水美，物产丰富。这里水源充足，盛产稻米。东北边一片稍高的黄土地上，种植了棉花、红薯、瓜果等耐旱农作物。湖汉里的莲藕、菱角、蒿芭，还有高家湖的鱼虾，是村民们的天然营养品。富饶的芦苇滩，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农家儿女，这里的男人长得壮实，女人变得俊俏。

芦苇滩以陈姓家族为主，夹杂张马黄郑四个小姓。

民国二十三年，五十挂零的私塾先生陈喜旺被陈姓族人推举为族长，并兼任

芦苇村村长。

陈喜旺辈分高，知书达礼，德高望重，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卸任私塾先生以后，他把教鞭传给了二儿子智林，专心管理陈姓族人的家事，以及芦苇滩杂七杂八的一堆村务。在几个长辈的协助下，陈喜旺把芦苇滩治理得井然有序，村民们也过上了安分守己，安居乐业的日子。

地势偏僻的芦苇滩，远离了集镇的喧嚣，也远离了人间的钩心斗角，就像是一个置身世外的桃源，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乐土。

二

黑牯牛的家在村东头。

黑牯牛不姓黑，他也不叫牯牛。黑牯牛大名陈大牛，因他长得黑，身高体壮，就像是一头壮实的牯牛，村里人就喊他为黑牯牛。久而久之，人们反而不记得他的本名了，取而代之的是黑牯牛。

黑牯牛虽然长得黑，但他娶了一个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老婆。

黑牯牛的老婆草花，是八里外张集镇张铁匠的女儿。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黑牯牛与草花很早就相识，他们早就是熟人了。

还是少年的时候，黑牯牛就时常跟着他爸陈铜锁到张铁匠的铺子里打造铁制农具。那时候，草花已经是张铁匠的重要帮手了。有时农活紧张，需要添置农具，或者维修农具，陈铜锁抽不出身来，黑牯牛就自告奋勇地独自前往张铁匠的铺子。

在张铁匠的铺子里，就能见到长着一对迷人大眼睛的草花姑娘。

草花白皮肤，圆脸，大辫子，身材匀称，正处在少女的花季。情窦初开的黑牯牛，已经暗暗地喜欢上了漂亮又落落大方的草花。

要接近草花，获得她的好感，帮她干活是最好的办法。在等待张铁匠制作农具时，黑牯牛经常从草花手里接过活计，替张铁匠打下手，拉个风箱，抡个铁锤，干得不亦乐乎。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张铁匠收了一个徒弟。

混熟了，张铁匠与黑牯牛拉起了家常。

家里有什么人啊？种了几亩地？打的粮食够不够吃？

黑牯牛一一如实回答，说家里有婆，爸爸，妈妈，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自家有七亩水田，三亩旱地，种了稻谷、红薯、棉花，粮食基本够吃。家里还养了一头牛，两头猪，十只鸡。

张铁匠说，你的家境不错啊，看来还是一个殷实的人家。

得到了张铁匠的肯定，黑牯牛感觉比喝了蜂蜜还甜。

张铁匠很喜欢这个勤劳的小伙子，有时到了饭点，就请黑牯牛一起吃餐饭，黑牯牛也不讲客气。虽然是粗茶淡饭，但黑牯牛吃得特别香。

十八岁的草花，脸色泛红，胸部隆起，很有一种小女人的味道。初夏时节，一身单衣的草花，曲线毕露，看得黑牯牛眼睛里直冒火。

你咋这样看我啊？草花忍不住地问。

你真好看。黑牯牛直话直说。

草花面带羞涩，忸怩作态。有啥好看的？与你有啥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我要娶你！铁匠铺里只有他们两人，黑牯牛的胆子也大了。

不害臊，我才不稀罕你这个黑炭球呢！

嘿嘿，我人是黑一点，可我有力气，能养活你！

黑牯牛才不怕草花的嘲弄，哪怕是草花骂他，他也不在乎，只要他喜欢草花就行了。再说了，他本身就是一个黑脸面，谁还看见他红过脸呢？

打情骂俏过了，黑牯牛已经试探出草花并不讨厌他，甚至还觉得草花有点喜欢他。自此以后，黑牯牛总要找个别由往张集镇跑，不管有事还是无事，都要去张铁匠的铺子。

黑牯牛，有人向我爹提亲了。有一次，铺子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草花悄悄地黑牯牛说。

啊，谁提亲了？你爹答应了吗？黑牯牛一脸的猴急。

草花“噗”的一声笑了。你急个啥啊，不能好好问吗？告诉你吧，是山那边的李家，我爹还在考虑呢，准备过几天再回话。

那就是还没答应哦。嗨，吓死我了。黑牯牛长吁了一口气。

黑牯牛不傻，他知道草花把这个秘密透露给他的用意。既然草花她爹还没有答应人家的提亲，那他就还有希望。黑牯牛不说话了，他抓起草帽，扛起锄头，急急忙忙地出了铁匠铺，连草花喊他也顾不上了。

回到家里，黑牯牛第一件事就是请求陈铜锁，赶紧找一个媒婆帮他提亲。

向谁提亲啊？你相中了哪个姑娘？陈铜锁抽着早烟，不慌不忙地问道。

还有谁啊，当然是草花了，山那头李家已经提亲了。还好，草花她爹还没有答应。黑牯牛把他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草花，嗯，是个好姑娘。陈铜锁吐出了一口烟丝，摇头晃脑地说。

爸也觉得草花好，那就赶紧去提亲啊。晚了，草花就是别人家的媳妇了。

你急个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让我想想。陈铜锁抬起头来，扫视了黑牯牛一眼。

黑牯牛不说话了，耐着性子等候他爸的下文。

按说，我们这个家，也配得上张铁匠那个家，你也配得上草花。可是，听说草花是张铁匠的独生姑娘，是张铁匠的心肝宝贝，张铁匠舍得把草花嫁到这么远的湖边吗？陈铜锁眉头紧皱，慢吞吞地说。

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草花她爹愿意不愿意呢？爸，依我看，还是试一下吧，找一个会说话的媒婆去，兴许草花她爹答应了呢。看来，黑牯牛比陈铜锁自信多了。

一锅早烟抽完了，陈铜锁把早烟头在鞋底下磕打了几下，磕出了几丝尚未燃烧尽的残烟丝。

好吧，依了你，请媒婆吧。陈铜锁舒展了眉头，做出了决定。

黑牯牛心花怒放，无声地笑了。

三

第二年，秋收过后，草花被八抬大轿抬进了黑牯牛家里。

家里迎来了一个俊俏的媳妇，陈铜锁舍得下本钱，把儿子的婚事办得体面和喜庆。陈家雇了八抬大轿，从张集镇到芦苇滩，一路上吹吹打打，热热闹闹。黑

牯牛一身新衣，头戴礼帽，身着红色佩带，坐在一头骡子上，一路走，一路笑。遂了自己的心愿，黑牯牛春风得意，满心欢喜。

家里宰杀了一头肥猪，又买了十几斤鱼，还磨了豆腐，婚宴办得很得体。陈喜旺与陈铜锁有一个共同的爷爷，他既是族长又是村长，自然是婚宴上的座上宾。除了本房近支外，陈铜锁还宴请了村里几个有头有脸的长辈和人物。他们吃得满嘴流油，喝得红光满面，一个个打着饱嗝，心满意足。

送走了贺喜的亲友，散开了闹洞房的村民，黑牯牛迫不及待地进入新房，揭开草花头上的红布盖。望着一脸娇羞的新娘子，黑牯牛陶醉了，傻傻地笑个不停。

新婚夜，他们第一次不大顺利。还在摸索之中，却不由自主地一泄而尽。

忙碌了一天，两人都感到了疲倦，双双进入了梦乡。还在睡梦中，家里的公鸡开始打鸣了。黑牯牛醒了，他推醒了还想睡眠的新娘子，准备重振雄风。这一次算是比较顺利，在新娘子的配合下，没费什么周折，黑牯牛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

这一幕，被听房的光棍老五全盘知晓了。第二天，光棍老五对着一群探听洞房秘事的男人们，既绘声绘色，又添油加醋，大讲特讲黑牯牛的新婚第一夜。

初尝鱼水之欢甜头的黑牯牛，才懒得理会好事者们“轻一点”“慢一点”的戏谑，每天晚上照例辛勤地耕耘属于他的自留地。就是面对那些粗俗的揶揄，黑牯牛也做到了脸不红，心不跳，不烦恼。

在芦苇滩，新郎、新娘都是在众人嘻嘻哈哈的戏谑中过来的。这一带还有一个约定成俗的民风，新婚无大小，面对众人的戏耍，新郎、新娘不能恼怒骂人，只能笑脸相迎，即便对某人有怨气，也只能等到对方娶妻或家里接媳妇的时候，自己变着花样再讨回来。

只有黑牯牛的弟弟小牛，对人们粗俗的玩笑充满了敌意，这个十三岁的少年，已经知道如何去保护他的新嫂子了。当光棍老五流着涎水调戏草花的时候，小牛怒目而视，把他骂了一个狗血淋头。有时候，几个顽皮的小男孩围攻草花时，他卖力地驱赶，甚至不惜与挑头者干上一架。草花把他们拉开后，很细心地察看小牛受伤了没有，并好言规劝他，这么当真干什么？你只当是一阵耳边风，